

第八版

史記菁華錄

中

史記菁華錄卷三

絳侯周勃世家

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此二語陳平傳無居月餘

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帝即文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

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即從右丞相數句生下文情一片平傳則謂其自愧不必泥也勃懼亦自危

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前之辭位謂何

而復居之不疑勃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

心實忌之飾詞以罷其相位也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

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不學無術可憫且使上果欲誅之雖披甲持兵何益適以自招讒謗耳其後人有上書告勃

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朝廷下之廷尉廷尉又下之長安捕送也勃恐不知置

辭吏稍侵辱之入細寫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

證千古錢神有靈指吏執法一一描畫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倒注法史記多有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

引為證略住又起一事夾敘法又是追敘法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

太后亦一獸吏行徑昭以貴威將軍而若此宜其卒以賄敗也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

帝冠也提與抵通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

高祖功臣中推帝亦以厚故少文稱之然智短術淺誅諸呂位極王之後無所建白既不能為留侯赤松之高又不能效曲逆彌縫之密而徒媿之密懼衷甲防誅向非文帝之寬仁椒房之戚誼將及矣急行將退君急所以貴知幾也史公畫勃之拙厚處謂寫生活可謂寫生

又遙接以公主為證一段夾叙薄昭太后二段於太

混然無痕真  
正神筆

欲反耶。惟太后數語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  
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

乎。應優尋一段餘  
音蟲豔妙絕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史公敘法有極  
不省處看此三

見段可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條侯周亞  
夫勃少子

也故附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此又極省  
只用兩句

反映下一大段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作臨陣之態豈非  
著意粧點見才於

天子先驅至不得入。若先驅得入則不能令天  
子親見軍容矣其理可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

曰將軍令曰。極意  
作態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

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此亦天子之詔也天子未至則不受  
至則受之為其整肅之已見也吾欲入勞軍亞

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乃至  
以約

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聖天  
子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甚  
介胄

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

禮而去。細寫文帝益  
見亞夫之整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描一筆  
不可少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斷

妙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

細柳勞軍千  
古美談余謂  
亞夫之巧於  
自著其能以  
邀主眷耳行  
軍之要固不  
在此也何者  
當此遣三將  
軍出屯備胡  
既非臨陳之  
時則執兵介  
胄傳呼關門  
一何過倍况  
軍屯首重偵  
探豈有天子  
勞軍已歷兩  
寨而亞夫尚

未之理乃  
至先驅門都  
猶閉壁令天  
尉亦遵軍令  
不亦甚乎然  
其持重之體  
迥異他軍則  
錐處囊中脫  
穎而出亞夫  
之謀亦工矣  
願非文帝之  
賢安能相賞  
於形迹之外  
哉

耶。觀高帝長解漢使直馳入韓信張耳即稱善者久之。未絕音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

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聖天子謂

如此。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錄人才

寶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自此一句。包案連綿五百餘字。一線穿成景帝讓曰。

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心實欲之。托詞於寶氏。妙甚。南皮章武二侯俱

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既得勳人。加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

與丞相議之。漸漸引下。此是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

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在亞夫固

不得謂非文帝時一番剛倨之用。有以駭致之。故吾謂細柳一節。亞夫以此見長。亦以此胎禍。景帝默然而止。漸來其後匈奴王徐

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此段忽離開其實。仍為前事陪筆也。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匈奴降王得侯者甚多。此亞夫過執難通處。景帝曰。丞

相議不可用。一步緊一步。此不可用一語。不知是為今。日為前日。截然開闢。不論是非。妙絕傳神。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

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以病免。相則封之。權已不關。亞夫矣。乃

必不肯忘情於亞夫也。又特召而責之。見帝之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櫝。奇論條侯心不平。出

正人卒以是

已

買禍可以鑒矣

為條侯計者宜於不用其

議輒封匈奴

降王之後取

風御史請侯

成信而自贊

廷初無所損

且寶氏已侯

必不能禁王

氏乃終召然

也乃猶食

面諱而猶食

辭色快猶食

縱驕子置買

尚方禁物又

與工競錮出

納之利以出

身死國亡為

天下儂夫崇

伯取災於悻

直宜尼致痛

於鄙夫如條

侯者亦何足

為君子所惜

哉

顧謂尚席之官宴取櫜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以嬉笑為怒罵危哉言人欲有所為而不嫌於意猶

也明指阻后弟之封具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

快者悍直難非少主臣也言非子孫所能制取也一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

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工官

之府尚方甲楯楡後人所云內府器物也庸工也上庸字即指工人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云上

以工費言工人來取價留難不即予也下庸字即指工人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云上

可以葬者先為條侯出罪下云連汙條侯見其不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

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一步緊一步蓋條侯大臣恐帝復用故吏不敢窮究其罪帝特言此明示吏以必殺之機也

廷尉責曰君侯欲反耶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耶吏曰君侯

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深文周內却吏侵之益急皆自帝不初吏捕條侯

條侯欲自殺此數語只為篇首相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

日嘔血而死國除強項人至此可嘆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

入勃傳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諡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

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二句未定宜云元鼎五年坐條侯果餓死法死

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以此語結條侯傳妙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勃終身不才能不過凡庸及從

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平。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此事獨用極贊亦公道語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六字斷定前後榮辱穰苴曷有加焉。是已而不學。病真守節不遜。貶中帶褒終以窮困悲夫。

###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詩書六藝皆孔子手

定之文此處已暗伏孔子矣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此虞夏之文信而可知之實所以特引此事為一個鑰字

為伯夷之讓國作案也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

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

之逃隱。再引一輩讓天下之人是不見於虞夏之書者而其入則亦虞夏間人故不應獨缺也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似虛而難信太史公曰。引其父之言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既有冢又似實而可信孔

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方明點孔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言伯夷又陪一太史伯文章離合入妙余

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如許之人不應見遺於虞夏之文終作一疑案畧結孔子

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本意謂人之怨伯夷者希此處只作伯夷自己怨恨之情解求仁得仁。又何

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他傳皆史公自己撰述獨此只引舊傳之文所以謂傳中變體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從來高世之行。必徵信於古人。書籍而古昔遺文。散逸不少。故又必得古聖人稱許而後。可斷其必傳。通篇只是此意。到底惟天道無親。以下六字。乃因一怨字。而別發其胸中感慨。卒以禍福之輕。而名譽之重。引歸傳世。正旨其文如草蛇灰線。處處照應。乃知其奇而不詭。於正也。軼詩即采。轍之詩也。詩既

軌則亦將墮

沒不傳矣終

賴孔子獨稱

不所以此特

孔子於前之

故也而其文

勢却以孔子

兩稱其不怨

及睹軼詩則

又深似有怨

者故曰可異

惟其立意在

此所以令人

目迷得其脈

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

善養老盍歸往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三代

死三年矣而諫者猶云父三年矣而諫者猶云父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

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讓字恥字逃字隱字俱是首段埋伏一一應出古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

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曰易暴則固亦以紂為暴也曰虞夏而不及商亦

親常與善人此下乃言其不得不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遙接孔或曰天道無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尋一陪客即伏然回也

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其窮類伯夷也試想而餓

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岩過

不覺腸發胸中之憤此實借酒盪洗魂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夷美顏淵之  
獨見稱於孔  
子其賢益顯  
而更為伯夷  
幸也文雖萬  
折千回而不  
勢截然而亂  
眇目者妄說  
其奇則亦何  
奇之有

草木同腐甘  
貧賤而與日  
月爭光各從  
其志而已以  
下只發此意  
所引經書當  
以意會不得  
將宋儒訓詁  
強合之

上段兩下相  
較而擇所重  
此段則單就  
所重一邊言  
之重名字說  
到底

此段莫認作  
貶詆仲尼乃  
真是千古知  
己良朋愛而  
切劘之雅自

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  
陵一事故李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明指敦李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發借意  
止此以天道起以  
天道結自成章法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  
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所重者名聲所輕者富貴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  
類相求言德同則樂相稱引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聖人起於世而人皆得附之以自見與經之本義不同伯

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岩穴之  
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即由光等推之為萬世一嘆閭巷之人欲砥行立

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既註其縣又詳其鄉里先寫得鑿鑿為後文一片迷離作反激也姓李氏名耳字

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此為問禮作引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實是絕頂開示獨其言在耳為則古稱先者腦後一針且君子得其

時則駕駕車而行也與下蓬藁而行相對今人多誤解不得其時則蓬藁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



聖人言之則  
溫良恭儉讓  
也。老子言  
之則驕氣與  
多欲態色與  
淫志也。若謂  
唐突聖人何  
翅說夢。

伯夷屈原二  
史公變體伯  
夷傳嵌舊傳  
於中而前後  
作議論屈平  
傳夾叙夾議  
雙管互下此  
傳則於莫知  
所終以下綴  
異既畢別忽  
晦忽實忽忽  
寫來全似畫  
龍之法風雲  
海冥之中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若虛若愚正是蓬萊作用蓋孔子之來儀文都雅故以是矜之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去其無益者則本體明而天真得矣何容別加一語孔

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

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

得此一雷贊嘆遂令千古而下不復開管議老子之言吾嘗恨釋迦不得共孔子一堂酬對因生無限異同豈非缺事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相

而笑莫逆於心惟孔子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不露首尾居周久之

見周之衰乃遂去不知何處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謂可

多事看彊為我三字妙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著書本為尹喜若老子何必有書言道德之意意字五千

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一筆收過却另起無數風雲此史公極意傳神之筆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

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意謂老萊或即李耳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

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修養之名實造端於此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

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狀公錯落離奇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

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入此四句無謂而文勢得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

也世莫知其然否針鋒撲撲不可端倪老子隱君子也總斷一句高極東坡論黃石公本此老子之子名

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

之子解爲膠西王印太傅因家於齊焉此段歷敘世次與起處詳書鄉里官監相應皆以整瞻東離奇之法世之學老

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語無軒輕意自淡遠李耳

無爲自化清靜自正結得奇即所謂道德之意也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此即一傳文體定評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推爲第一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次於老子一等申子卑卑申韓總作一等施之於

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千古卓識

是合傳本旨何曾肯放過老子也而老子深遠矣

玩篇末歷敘世次則孝文朝之李假上距伯陽纔七世固與史公同朝

比肩者也子孫世系名位秩然絕非舍衛恆河荒遠難徵之比然則青

牛度谷有託而逃不過蒿目周衰潔身避世謂之隱君子真不易之定

論矣篇中一詳鄉里一記屠嗣去跡來蹤瞭如指掌而偏要於著書隱

去之後憑空駕出許多傳聞異詞來幻忽錯綜令人捉摸不定蓋文章

狡獪貴稱其人所謂春蠶作繭隨遇成形太史之書所以無奇不備若

不得其命意之所存幾何不等於癡人說夢也

### 司馬穰苴列傳

史公作文必胸有成竹故每有管攝全傳如文能敵衆武實威非孟浪語

按監軍之名始見於此名受將之節制乃一時權宜之計耳後世至以刑餘統之雖大帥元動無不掣肘債事一何其味於建置之初心也日景表以測日景漏以驗時刻出色畫日中二字殺機可怖與項羽責意與之辭私憾而曲加之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伏案齊景公時晉伐阿陬而燕侵河上齊師

敗績景公患之。詳記連兵為苴責莊賈數言罪本晏嬰乃薦田穰苴曰。晏嬰此舉甚高不見本傳此史家互見法穰苴雖

田氏庶孽。庶不獲進身者多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無一字願君試之景公

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任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

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謂閭闔之下卒伍之儲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

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孫武殺寵妃穰苴誅莊賈總是

不得已而出此當原其心以論之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

中會於軍門。顧出殺機夫豈則何藉於莊賈之監哉請以殺之而已古云願得將軍之頭可以集事正此類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

待賈賈素驕貴。請監軍本意以為將君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

之留飲。本驕貴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遂殺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

束約束既定。於仆表決漏之下補此三句見其為時甚久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

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驕貴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一番議論能使三軍之士忠憤激發即賈亦百喙難辭故行法而能令人心服若孫武於吳王二妃徒以兒戲

殺人要不可同日語矣。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得寫

罪此却說得  
抗慨動人所  
謂文能附衆  
者良不誣矣

只此是請監  
軍意

看此段益見  
殺賈之志不  
有成心縱不  
後期亦必求

他過以誅之  
總欲借以立

威而巳  
穰苴之用兵

頗有雍容之  
度非專尚威

武者也但以  
起於庶孽奮

迹戎行倘即  
極意拊循終

為其下所易  
故不得已借

一驕貴之夫  
殺之以為彈

歷之本迨其  
後一戰功成

害旋作愈知  
其前之苦心

直與淮陰背  
水異用而同

嚴毅有體凡此等對曰當斬莊賈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詳寫於

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

馳入軍中此只是文章餘波相瀾之意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

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

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驂以徇三軍軍法雖嚴何嘗不可通融當面轉換遣

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有前一設

可無此一段之慈仁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粟

寫成一串史公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與前三軍之士皆晉

師聞之為罷去先聲奪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

境而引兵歸寫得淋漓滿志此皆未必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

與立表下漏處通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總既見穰苴尊

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傳穰苴已完輕輕一筆遞下乃知起處勤敏已而大夫

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孤單之雜振如此益

事矣敗乃公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后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

子之族此何足紀聊為續宣吐氣耳史公往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

工者矣  
穰苴既為大  
司馬則自可  
稱此為司馬  
直此以兵及  
法之名連互  
乃一虛實不  
見之妙正不  
必泥

千古但知王  
半山天變不  
足畏人言不  
足恤祖宗不  
足法語不為  
萬世罪人祖  
知開山之祖  
乃衛鞅已盡  
發其底蘊也  
半山慮弱勢  
而所任者禍  
非其人故不  
深而執行強  
遠而一衷於  
國而一衷於  
獨斷故頗有  
效於國而走

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又得一振而穰苴傳方收得不寂寞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前並不為司馬二字作解至此補出奇絕人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貶語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其意明以揖讓之義為少，穰則穰苴何暇及也。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處正是善用其法處也是贊穰苴非抑之也。傳焉。

### 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可知惟欲抵攔人言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此先絕其猶豫之見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此言人言不足恤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敖字借作警警之義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此言不必集思廣益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二句頗當於理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此言要在獨斷獨行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此四語明明自露破綻而孝公甘心焉

於強國利民之說也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其論雖正然亦足以長特窟衛苟且之習宜不足以服鞅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

民而教不勞而成，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其論雖正然亦足以長特窟衛苟且之習宜不足以服鞅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

以自禍其身  
若其立意則  
合若符節者  
也以上廷辨之  
言針鋒簇豎  
文勢亦極可  
觀

當時諸國爭  
衡游談縱橫  
之際所最忌  
者以國情輸  
敵也秦自立  
告姦連坐之  
法咸陽以內  
重足一迹其  
勢益厚職此  
之由舊解以  
淫奔之說為  
姦認甚

先輩言商君  
之法秦之所  
以興亦秦之  
所以亡身之  
所以榮亦身

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聖人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但神化於法之中耳豈有難法而求治者乎三代不同

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不獨

謂損益可知因者居其全變者居其一二乎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

邪此亦在功利上起見如以利則何所不至宜其亦不足以折軼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看其辯亦幾窮矣支吾甚繁故

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此數

語則口給禦人而奸邪亦因之畢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其連坐之法見下三句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

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比例斬敵降敵則為奸細之人甚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此益

戶富國之本有軍功者各以率與律同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此強兵之要大小

修力本業耕織此段申言富國之條目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免其一事未利及怠而貧者

舉以為收孥沒入官為奴婢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此段申言強兵之條目明尊

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

富無所芬華即軍功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對針上恐天下議已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雖在賞處寫亦民怪之莫敢徙

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

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

之所以優諒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既云民不便固鄙岐豐鎬之舊民也。即使地氣高涼。性饒勁悍。然尊君親上。孝友樂易之風。亦漸摩甚深。卒難搖奪。至商君以酷烈之氣滌蕩無餘。十年之間。喪其故我。終秦之世。不可復回其禍。可勝道哉。

戰國時曳裾侯門者誰非貧士而獨以驚駭疑張儀

史記書事錄 卷三 張儀列傳

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既云民不便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寫民却接太子犯法鞅總拿

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持之者期年決行之十年秦民大說。可與樂成之效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

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轉筆遙接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數句有來言令便者。并言令便者亦

商君變法一事乃三代以下一大關鍵。由斯以後先王之流風餘韻。遂蕩然一無可考。其罪固不可勝誅。然設身處地。以一羈旅之臣。岸然排

父兄百官之議。任衆怨兼衆勞。以卒成其破荒特創之功。非絕世之異才。不能為也。故吾以為古今言變法者。數人衛鞅才子也。介甫學究也。

趙武靈王雄主也。魏孝文帝明辟也。其所見不同。而有定力則一。惟學究之害最深。以其執古方以殺人。而不知通其理也。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生一

覆歷兩人俱自估得定。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

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

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

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

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

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

且於貧字之

下坐以行

儀必有以取

之矣跡其一

生所為貪味

苟賤之市人

無不為之則

侍飲盜璧猶

常事耳儀傳

本不足錄愛

起段詞理致

佳摘為小品

誠不愧雁宕

一峯峨眉片

月也

蘇秦說六國

為從約長身

儀插此一段小小點綴全為舌存

起脈並與范唯受辱處不同

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小人醜類不足道然儀必有以致之

共

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此致榮

亦在此婦人

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極自負語但不可明言然勝於明言多矣

其妻笑曰舌在

也儀曰足矣

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

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蘇秦能用張儀即秦之勝儀矣而自謂不及者固就大結局處言之非他人所曉

乃使人微感張儀曰

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兩辭士必無共事之理儀之此來畢竟為

楚相一辱急

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

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搏弄張儀只是推墮於淵升之於膝使其感出意外以示智術能籠

絡之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語未嘗不揚之故妙

吾甯不能言

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

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

張儀可耳略逗說明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

其意子為我陰奉之說得大方是明告舍人語恰是陰告張儀語儀能解其意舍人不解也

乃言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

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

已得保其寵

策者乃其情

微獨苦之令

而不可令六

陰握秦柄以

解思得一入

出而從約一

焉慮秦兵一

伐耳若惴惴

之彼謂從秦

已青華錄 卷二 長樂川專



王窺破者也  
故其激儀之  
詞恐其樂小  
利而不遂語  
意渾融惟儀  
心會苟明  
以敗從爲言  
則趙王亦安  
用此空名無  
實之從親而  
界之相印哉  
故吾謂舍人  
辭去數語爲  
非當日之情  
尊也

告術甚淺只是資審中  
易感耳思之可嘆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

秦之舍人乃辭去。機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

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

怒君。此數語恐當日未必明明說出若說出一  
善無味矣史公未檢之筆也不可不曉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

已用。已足此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蘇

只要討他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是正答却  
非真言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

針鋒對語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此又自明  
不及之意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

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短簡古簡  
絕妙古文

後人安  
能措手

蘇張同門學術。而蘇秦早自以爲不及張儀。迨其後。儀以相秦。善終。秦

以術窮車裂。雖其人品本無低昂。而迹其成敗之由。秦之不及儀也。明

矣。雖然。鬼谷之術。吾不知其何術。度不過揣測人情。縱橫游說而已。今

觀國策所載蘇秦說六國之辭。機局變化。議論精悍。絕無印板氣格。所

不欲明言者。連雞不能俱棲之一著耳。張儀說六國事。秦則一味恫疑。

虛喝欺昧。喪心文筆。漶漫亦無好致。然則秦之術何必不勝儀。正由露